



楚地有马

刘汉俊

马年说马，信马由缰。

2025年我当了两次骑手。一次是8月份，在青海果洛州，考察长江、黄河的源头；一次是9月份，在内蒙古乌兰察布，寻访草原丝绸之路和中俄万里茶道的交会点。骑马最大的感受，是人马一体、同频共振。人在马背，以生命相托，绝对信任。人随马动，人体对马的骨骼肌肉有强烈的、真切的感知，心跟随马的跃动而跳动，有一朝骑马终生为友的感觉。

小的时候没见过马，看到电影里、小人书里的马，总想着当一个骑着骏马、端着马枪打击日本鬼子的英雄。对“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”这句话似懂非懂。一直把赤壁大街上很多拉板车的骡子当成马，很羡慕持长鞭赶骡子的车夫。后来又见到驴，还听过像拉扯风箱节奏一样高昂的驴叫。

也许很多人像我一样，区分不清马、骡、驴。按动物学的分类，马、骡、驴同属动物界的脊索动物门马型的马科。

外形上看，马最大，驴最小，骡介于马、驴之间。马的耳朵最小、最短；骡耳稍大，竖起来像两柄短矛；驴耳最大，立着像两柄长矛，也像两根支棱着的天线或者织布机上的梭子。驴是公驴、母驴生的，而骡子则是马和驴杂交生的。公驴、母驴生的叫马骡，公马、母驴生的叫驴骡，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骡，驴父马母”，指的是马骡。一般来说，马骡个头比驴骡大，所以马骡多用于驮运赶路，驴和驴骡多用于拉磨、耕田。除了挽用，骡、驴也可骑行，可以“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”，只是速度慢了，但听话、好使役，比马的脾气好了很多。脾气很倔，所以人们常用“驴脾气”形容人。估计是你一门心思想拉磨，你非得没话找话跟它聊，它懒得搭理你。骡子的脾气介于马、驴之间，但也会跑骡子，跳起来后腿踢人，让人冷不防地挨一重踢，让你长记性，不要小看它的后踢脚。马、骡、驴终生埋头力行，负重前行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出了力、流了汗。马年念马，不能忘了它的骡兄弟、驴朋友，它们也都是人类的朋友，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护。

荆楚大地是鱼米之乡，虽然不是可以产马、跑马的千里草原，但同样是万马奔腾的热土。马背上书写了旌旗猎猎的楚国史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。屈原的楚辞里多次描述马的形象和意象；楚庄王爱马如命，饮马黄河，问鼎中原；楚威王凭“车千乘，骑万匹”睥睨诸侯；荆州熊家冢、襄阳九连墩那气势恢宏的车马阵，至今犹散发着当年的凛冽威仪。没有楚国的萧萧战马、辘辘战车，就没有春秋战国大片的精彩与恢宏。楚国既灭，但族秦的三支力量都是楚人：项羽、刘邦、陈胜。没有他们的横刀跃马、金戈铁马和楚文化的风行千里，就没有大汉王朝的盛世百年。东汉末年，三国战船列阵，战马嘶鸣于长江中游，荆襄之地惊马飞奔，赤壁两岸名马荟萃，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马背上全是天下骁雄。南宋英雄岳飞从军二十载，驻扎武昌七年，四次北伐从长江起兵，岳家军旗下的“背嵬军”骑兵八千，是南宋朝廷第一支骑兵部队，岳飞亲自指挥，儿子岳云亲自率领，经常杀得“人为血人，马为血马”。勇气与血性，同岳飞的“仰天长啸”“驾长车”一样，是中华民族精神天空的一道闪电。自古至今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从长江之滨、荆楚之地启程，策马扬鞭，敢为人先，成为民族振兴的先驱、甘洒热血的英雄。

马的诞生比人类早得多，它一直在呵护、照顾我们。以马为六畜之首，以马为生肖之年，是人对马的敬重。爱护与人类相伴成长、相依为命的一切生命，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护。

一匹马，一群马，跑出北美的丛林，越过白令陆桥，向着欧亚大陆、非洲大陆奔跑；从西班牙沿地中海北岸，朝着亚洲飞奔，溅起俄罗斯草原的青泥，北冰洋的雪花裹挟西伯利亚的冷风，掀起那渐渐渐长的鬃鬃和平行于地平线的马尾；东方的蒙古草原，是这场接力长跑的诗和远方。这一跑，就是5800多万年。

奔跑中成长的生命

马的祖先叫“始祖马”。从新生代第三纪的始新世开始，其祖先“始祖马”身形如狐，栖息于北美森林。历经渐新世、中新世、上新世，它们的身躯逐渐变大，形态从“渐新马”向“草原古马”演变。面对环境剧变与生存竞争，它们逃过灭绝，并由白令陆桥扩散至欧亚大陆。进入更新世，现代马属（真马）的成员已变得高大健硕。它们的姿态从跳跃变为持久的奔跑，食物从吃灌木嫩叶到嚼食旷野干草，肠胃与牙齿为此变得强大，脚趾踏成了坚硬的马蹄，它们在奔跑中长大，体格在强壮，功能在增强。没有利齿、尖爪与锐角，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，奔跑是它们唯一的生存方式。这是一场持续数千万年、没有观众和掌声的长跑，一直跑到了茫茫草原的冠军领奖台上。生命，在奔跑中壮大。

中国是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。远古就有关于马的神话传说，“伏羲氏德洽天下，有龙马，负图出于河”，天下祥瑞便有“山出器车，河出马图”。考古学上，大汶口文化、仰韶文化遗址中，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驯化马的物证。黄河下游的山东济南城子崖、甘肃永靖马家湾、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晚期遗址中，出土了马骨和马牙。甘肃大何庄齐家文化发现距今4000年到3600年的家马骨骼，其马下颌骨与下臼齿，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。

先有马，后有马车。轮与马的结合，催生了伟大的交通工具。距今8000年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上，出土的弦纹陶器，暗示了轮轴技术的早期探索；碳十四技术对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测定，发现的“车”字符刻和车辙印迹表明，双轮车的使用已具一定规模；至商代，甲骨文中的“马”字，是一匹奔驰的骏马形象，卜辞中已有“王畜马在兹”的记录。西部地区的许多岩画中，出现有马的形象。

马被驯化后，进入了人类的朋友圈，其驹用、战用、挽用功能被广泛开发。马文化的早高峰，形成于晚商时期。河南安阳殷墟、陕西西安老牛坡、山东滕州前掌大等遗址中，发现诸多保存完好的马坑和车马坑。马文化成为国家生产力和礼仪制度的标志。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”，马成为生产、祭祀、战争这三件大事的主角。

自古君王爱宝马，从来猛将慕良驹。周穆王乘“八骏”之御前往昆仑山会见西王母，首创西域之行有功；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所乘之骑“拂云骊”威武雄壮，连老虎见了都害怕；秦始皇坐骑“七龙”，“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”；汉文帝有“九逸”，名号意象脱俗，个个能力超凡；唐太宗有“昭陵六骏”，并刻之于碑，赞之有诗，爱有加。

秦汉以降，一套严密的邮驿网络便在中原大地铺开。“五里一邮，十里一亭”，马上挥鞭传令急，昼夜星驰如飞电，“急脚递”最快，日行四五百里。甘肃嘉峪关的魏晋时期墓葬，出土了驿使图画像砖，证实了魏晋政权对西域的管理，以及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信息交流情况。窝阔台时期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通道建立驿站800多个，挂满铜铃的传信兵像箭一样飞奔在驿道上。

马产生战斗力，也创造生产力。大唐王朝的军队把茶叶驮进了吐蕃，“交马于赤岭，互市于甘松岭”。挽乘兼用的河曲马和飘香的茶叶，在这里成为贸易的主角。唐朝与北方草原上的回纥部族开展绢马、茶马互市，回纥提供的骑兵和战马为大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。宋初起，茶叶成为中原王朝向西各部落买卖物的重要交易品。大宋朝颁诏规定向党项部族买马，“自今以布帛、茶及其他物市马”。明朝初期，西藏茶叶紧缺，与大明朝进行茶马交易，“上马给茶八十斤，中马六十斤，下马四十斤”。中俄万里茶道的商贸运输，在清朝达到鼎盛。源自福建武夷山、湖南安化、湖北赤壁的岩茶、黑茶、青砖茶，经长江、过汉水、走草原，远达俄罗斯和欧洲。回望明清时期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，西南茶马古道、川陕甘蜀道、中俄万里茶道、西域丝绸之路、唐蕃古道上，行走着河曲马、建昌马、腾冲马、矮脚马、蒙古马、驮马骡队驮着茶叶等商品，前赴后继，奔向远方。

马不仅拉起了茶叶，走进了古道，也拉动了重力，走进了历史。十八世纪末，英国发明家、物理学家瓦特在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，巧妙地以马为参照，让马拉动连杆、曲轴、蒸汽活塞，将马在单位时间内拉动一定重量的物体上升一定高度，作为蒸汽机所做功的计量单位，称为“马力”。于是，这匹远古奔跑而来的生灵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拉动了科学的标尺，步入了工业的门槛。

马是人类成长中的朋友、伙伴。

奔驰中书写的历史

中国是养马大国。幅员辽阔，地域纵深，水泽丰沛，草木葱茏，气候环境适合驯养世界上大部分的马种。中国目前的养马数量居全球前列。中国的蒙古马、哈萨克马、伊犁马、西南马等，与阿拉伯的马多因马、英格兰的纯血马和夏尔马、法国的佩尔什马和塞拉·法兰西马、德国的汉诺威马、丹麦的腓特烈斯堡马、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马、美国的摩根马，以及俄罗斯的奥尔洛夫马、布琼尼马和顿河马等，还有土库曼斯坦的阿克哈·塔克马，即《史记》所记载张骞西域归来时，描述的汗血宝马。或骑乘作战，或挽用负重，都是世之良马名马。



□ 刘汉俊



骏马图(国画)

徐悲鸿 作

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马车的国家之一。“黄帝造车，故号轩辕氏”。“禹作舟车，以变象之”。奚仲造车，造的是马车，被大禹任命为“车正”。约公元前1600年，商汤发起鸣条之战，率战车70辆，敢死之士6000人。商朝遗址上出现的牛马车，殷墟车马坑、马遗骸表明，那一期时的马和马车已成为朝廷的重器。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发起牧野之战，率“戎车三百乘，虎贲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人”。屈原在《九歌·国殇》中曰，“操吴戈兮被犀甲，车错毂兮短兵接。旌蔽日兮敌若云，矢交坠兮士争先。凌余阵兮躐余行，左骖殪兮右刃伤。霾两轮兮絏四马，援玉枹兮击鸣鼓”，描述的是战车辘辘战马萧萧的战况。

铁骑、战车、长枪、利剑、强弩，是春秋战国的标配，战车战马是一国一朝军事实力、科技实力。周朝初年姜太公发现匈奴“一骑当步卒八人”且驰且射“此匈奴之长技也”；赵武灵王强力推行“易胡服，改兵制，习骑射”的军事改革，胡服骑射使赵国“攘地北至燕，代”“辟地千里”。公元前484年，吴国攻齐国的艾陵之战，一举缴获齐国“革车八百乘”。晋昭公时期，晋国大夫叔向以“寡君有甲车四千乘”“何敌之有”，来鼓动盟国，震慑敌国。秦国灭六国，除了战略优势外，还有一个先天优势，就是拥有高素质的骑兵部队，秦地与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深度交流融合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秦国军队的战马保障地、粮草供应地。汉武帝时期战马数量达40多万匹，唐朝时高峰达到70万匹，“秦汉以来，唐马最盛”。骑兵与战车的规模和质量，决定国力和国运。

公元前119年，汉朝发动漠北之战，汉武帝派卫青与霍去病远征匈奴，率汉军战马十四万出塞。在此期间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促进中原与西域的交往。汉武帝两次派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，带回一批心心念念的汗血宝马。汉景帝以苑养马，牧马30万匹；汉武帝坐拥战马40万匹；北魏政权在河西地区养马200万匹；唐太宗麾下铁骑70万匹；唐玄宗在陇右一就养马43万匹。汉唐盛世离不开万马奔腾的国威，马背上驮着万里河山、千秋伟业。

两宋先是与辽、金、西夏对峙，后是与蒙古铁骑对抗，宋朝骑兵不占优势，步卒更显劣势。燕云十六州的无力收回，不但使中原王朝缺少北方的战略屏障，也缺乏重要的战马补给基地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。面对金人铁骑，志在北伐，渴望收复中原的岳飞，用缴获来的15000匹战马，组建起宋军的骑兵部队，其中儿子岳云任统制的“背嵬军”拥有骑兵八千。公元1140年，岳家军与金兀术大战于郾城，岳云率背嵬军敢死队骑兵冲击敌阵，大破金兵精锐“拐子马”，随后，金兀术集结三万骑兵、十万步兵再攻颍昌，岳云率背嵬军八百骑兵再破金兀术的精骑，杀得“人为血人、马为血马”。人因马壮胆，马以人生威，岳飞的“仰天长啸”“驾长车”，喊出了大宋王朝仅存的血性，如战马长嘶。

马和马车是国之威仪，朝之礼仪的标志，是礼乐文明的标志。“天子驾六，诸侯驾五，卿驾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一”，礼序乾坤，以马为制，河南洛阳东周王城、洛阳伊川遗址、南阳“不见冢”遗址，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遗址、荆州熊家冢战国车马阵遗址，西安神禾塬战国遗址等地均出土“天子驾六”的物证。

中华民族自古是多民族大家庭，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回纥、柔然、党项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族，以及一些先后被融合的民族，消失在荒漠中的族群和部落，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，马背上的民族创造过闪光的历史。马奶强壮了骨骼，马背抬高了望眼，奔跑塑成了剽悍、勇敢的性格，舒展了勃勃雄心与潇洒姿态，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，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。

奔赴中形成的世界

正当岳飞率领岳家军在中原策马血战的时候，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，一场持续近两千年的金戈铁马大戏已进入尾声。嘶鸣依稀。记忆依稀。公元1096年，欧洲十字军开始了浩浩



骏马图(国画)

徐悲鸿 作

荡荡的东征。近两百年间，环地中海沿岸战马嘶鸣、惊尘蔽天，王国之间、宗教之间、教派之间冲突四起，领主与奴隶、骑士与乞丐、贵族与平民、兵卒与商人混战厮杀，征服与反抗、荣誉与屈辱、阴谋与仇恨、狂热与残暴、连同饥荒与瘟疫，如同烈焰般灼烧着这片土地。公元1291年5月，十字军在中东占领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阿卡，被崛起的埃及马穆鲁克奴隶军团攻克，十字军东征最终溃败。尽管“圣战”没有赢家，但这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东征改写了欧洲和近东、中东的历史，欧亚版图在刀光剑影中被重塑。

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情节，是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西征在时空上的交会。通过三次大规模西征，蒙古帝国将其统治力推向了欧亚大陆的广袤腹地。公元1219年，以蒙古商团被害为导火索，成吉思汗率亲二十万骑兵雷霆西征，历时两年，覆灭花剌子模帝国。“蒙古旋风”自此席卷欧亚。在此之后，公元1235年，在窝阔台汗主导下，由拔都等宗王率领的第二次西征更是所向披靡，其骑兵军团被当时许多人视为天下劲旅。意大利传教士柏朗·嘉宾在《蒙古行纪》中惊叹其战马数量之巨：“至于公马和母马，据我看来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。”至第三次西征，蒙古势力深入西亚，建立了伊儿汗国。三次西征，蒙古铁骑以线画圈、化点为面，打通了欧亚大通道。

交战，是交流的残酷方式，也是文明碰撞与交融的一种特殊形态。东西方力量在欧亚大陆上的相向而行，让欧洲得以呼吸来自东方的鲜活空气，见识到其文明的辉煌。威尼斯商人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账，意大利商船垄断了地中海地区的跨区域贸易，欧洲的王公贵族迷上了东方丝绸、瓷器和茶叶，中国的罗盘、火药改变了远方的航海与战争形态，雕版与炼铁炉技术西传的同时，阿拉伯的天文学、医学知识也东渐至中国……于是，这条曾被血腥腥风笼罩的欧亚大通道，在轰鸣的马蹄声平息之后，显露出它更为持久的本质：一条充满生机的商贸大道与文明之路。文明之花常开在马蹄踏过的坑旁。欧亚大陆，这片战马曾肆意驰骋的天地，最终成为一卷写满人类互动、抗争与融合的壮丽史诗。欧亚大陆上狂奔的马群，打通了尘封已久的大通道。世界被马蹄声惊醒。

奔走在凝眸的瞬间

“无铃铃声遥过碛，应驮白练到安西”，长长的驼队与马帮，走过玉门关、阳关，沿着河西走廊的绿洲与祁连山的雪线蜿蜒前行。西域长天浩荡、大漠浩瀚，马队影影绰绰。

与这条西域丝绸之路并行的，还有一条欧亚草原丝绸之路。它大致沿北纬50度线展开，串联起蒙古草原、准噶尔草原、哈萨克草原、俄罗斯草原、乌克兰草原、匈牙利平原和地中海地区。这也是马一路奔跑驰骋的广阔空间。

西域丝绸之路在唐朝达到鼎盛，后因中原动荡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相对衰落，但铃铃声始终未曾断绝。明清以来，中国南方茶叶贸易的兴盛，更催生了著名的万里茶道。这条商路从福建、江西、湖北等地出发，北经蒙古草原，最终抵达俄罗斯，其北段与古老的草原之路交会，造就了边境口岸“茶马互市”、人欢马叫的喧闹盛景。没有马，便没有古道千里，没有丝路万里。

古老的马背上，驮起人类的文明，承载着人类的情感。它以其勇敢、智慧、自由与忠诚，在奔驰中教授人类文明的课程。

勇敢是马的特性。马语词典里没有“害怕”二字。怯懦胆小、贪生怕死不是马的性格，一马当先、勇往直前是马的姿态。驯化的马恪守规则，训练的马意志如铁，不惧坎坷险阻，不林途万里，“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”。马是真正的战士，踏激流，涉雷区，枪林弹雨敢冲，刀山火海敢闯，不怕深渊万丈，敢攀高山千仞，奋蹄向前，永不言弃。万马奔腾，永远向前，奔红的、灰青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，各色身影如闪电划过暗

夜，冲向曙光，风塑造它完美的身躯，奔腾是永远的姿态，倒毙是奔腾的定格。

智慧是马的属性。人类驯服了野马，马成为人类的朋友，马为六畜之首，却独具灵性。它昂立居高，视野广阔，头颈灵活，善于观察；马听觉敏锐，耳聪目明，能站立而眠，时刻警觉；马嗅觉敏感，善于识别归路，古语“老马识途”即言其能。良马天资聪慧，反应敏捷；驽马亦能“十驾功在不舍”。

自由是马的天性。天马行空，自由自在。信马由缰游猎四方，逐水草而居；西天取经万里传道，单骑走天下。草原有多宽阔，马就能望多远；道路有多通达，马就能跑多远。马注定属于草原，属于广袤，属于天空。有马就有路，有路就有马。一把青草料，半亩清水池，是最大的索取。负千斤万钧，依然埋头前行；走千山万水，仍然脚踏实地。人可选马，马不择主，但马一旦认定人，可以追随终生。马的自由奔走，促进了人群的迁徙与流动。马背上的梦想和志向，都有驰骋的远方。有马就有路，有路“车同轨”，马的自由步履，竟暗合了人类对沟通与统一的深层向往。

忠诚是马的品性。人以马为友，马以人为亲，人与马，相伴相知，气息相通。纵使闯荡于战火硝烟的烈马，奋力负重如山的弩马，在信任的人面前，皆可温顺如伴侣。人爱其马，马更爱人，它不会言语，不会握手，它将对人类的爱意，对主人的报答，喜怒哀乐的表达，均倾注于奔跑、嘶鸣与牺牲之中。只要你温柔地抚摸马的毛发肌肤，深情注视马的大眼睛，再烈的马也会安静下来。人怜爱其马，马享受亲情，它用满脸的小辫儿与人耳鬓厮磨，清澈的眼神直抵人心，对视中有千言万语，无语里有柔肠百转。马不懒散、不懈怠、不躺平，所有的小憩只为出发，一切的悠闲只等奔腾的开始。直到终有一天，风吹散它粗糙而稀少的毛发，嶙峋的瘦骨撑不住西斜的落日，最后一滴苍老的眼泪，流出那干涸的眼窝，流过那松懈耷拉的眼皮，滴落在了驰骋一生的草地上。

马以身躯践行这些品格，与人共写历史。

楚汉之争，西楚霸王项羽骑“乌骓”南征北战，项羽在乌江别姬自刎，“乌骓”随主投江，不离不弃；三国时期，“赤兔”马跟随关羽征战沙场，关羽战死，“赤兔”也绝食而亡，随主而去；“的卢”马是刘备的坐骑，在一次被迫杀中连人带马落入檀溪，情急中的刘备哭喊：“的卢，的卢，今日危矣！可努力！”“的卢”顿发神威，绝地一跃三丈，带着刘备逃出绝境；曹操在一次战斗中遭遇伏击，他的爱马“影”身中数箭，忍痛狂奔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力竭而亡，为主赢得生机；晚清爱国将领陈连升，率领五艘战船连续六次打退英军的袭击，与数倍于己的侵略者激战，因寡不敌众而战死。英军将他略的坐骑“黄骠”掳走敌营，没想到“黄骠”不吃草、不喝水，有一英军靠近就抬腿怒踢，最终面向大陆悲鸣绝食而死，贞烈如其主人。马之忠烈，往往与人同辉。

马忠诚于人，人亦敬马，颂马，将之注入文化与艺术的精髓。古之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为六艺，文武兼备，乃君子必修之课，其中“射”与“御”均与马有关。一部《诗经》，咏马之处数以百计。“四牡彭彭，八鸾锵锵”，踏石留印，辘铃叮咛，是威仪，是力量。“骝骖孔阜，六轡在手”，既威武雄壮，又掌握在手。一部《离骚》，马的神形俱佳，意象万千，从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，到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表达如马的坚毅，如马在力行。

唐诗宋词中，马的身影更是承载了无数情怀；王翰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，欢宴只为征战壮举；王昌龄“铁骢地踏去，壮士勇无畏；李白“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”，马意通人心，天高地阔马为伴；岑参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，家国情怀倚马传书；孟郊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马上得功名，人生须尽欢；岳飞的“好山好水看不足，马蹄催趁月明归”，收拾旧山河，壮怀激烈马做证；陆游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，“铁马”非铁，是爱国意志如铁；辛弃疾“青衫匹马万人呼”，“万里云霓送君去”，马上有久征豪情万丈。人借马力，马显神威，古人把最好的诗文赋予马，古诗词经典也因此注满情感，显示英雄，骏马是英雄的标配；马背上书写史诗，战马是史诗的主角，《格萨尔王》《江格尔》《玛纳斯》是英雄的史诗、战马的长歌。

诗中自有马精神，画里亦有马翩跹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帛画《车马仪仗图》，画中车阵整齐，兵阵森严，甘肃武威出土了东汉青铜奔马，马首高昂，脚踏飞燕，造型简洁有力，动感超然；东晋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里车马仪仗既雍容又清秀，画卷上有撒欢的马儿、张望的马儿、悠闲的马儿，配以水鸟鸣鼓、女儿清歌，衬以“翩跹辇以抗策，盘桓而不能去”，一文一画，把一个人神之间的美好邂逅，留存千年。从唐代阎立本的《六骏图》、曹霸的《牧马图》、韩干的《牧马图》、北宋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、南宋陈居中的《文姬归汉图》，再到元代赵孟頫的《浴马图》，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《百骏图》，徐悲鸿《群马图》，名家笔下的马或圆润饱满，或强劲彪悍，或清秀率真，着色辨精神，走马看传神，举动看体态，各有情态，形神兼备，都是尊贵、强健、自由、奔放的象征。诗情画意中的骏马，寄寓了人类的美好情愫。

马是人类的朋友，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文明旅程。一路走来，我们用一双清澈而温暖的眼睛，凝视着我们的历史，也期待着与万物共鸣的文明牧歌。

烈日下，风雪里。在历史长河边，在大漠孤烟处，那匹跋涉了漫长岁月的马，仿佛依然在等待——等待与人类下一次并肩。

刘汉俊：武汉大学兼职教授，博士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历任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，《党建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，创办“学习强国”，任总编辑，中宣部文艺局局长。